

真情驿站
 henqingyizhan

暖岁棉线,一生温存

□李光



记得那年冬天,寒风凛冽,我抱着孩子从外面回来。奶奶赶紧灌好暖水壶,用毛巾裹上塞进娃怀里,又见我还没穿棉裤,忍不住嗔怪:“这孩子,咋就不知道爱惜自己。”说完转身翻找,寻出我的旧裤子做面,挑了条纯棉旧秋裤当里,飞针走线之间,细密均匀的针脚里都是慈爱。棉裤刚缝好,她就催我穿上,眼里满是疼惜:“这样就不冷了。”望着那条厚实的棉裤,我眼眶一热——原来奶奶的爱,从来都是这样沉甸甸的,踏实得让人心安。

又到寒冬,翻出棉裤要穿的那一刻,总会想起奶奶亲手为我缝的那条厚棉裤。它静静躺在衣柜角落,即便多年未穿,心底总漾起一股暖意——那是奶奶用满心的爱,一针一线缝进岁月里的温度。

孩子刚满月时,我突发乳汁淤积,疼得坐立难安,稍一触碰就如针扎般钻心。奶奶最先察觉,没多说什么,默默走进厨房,蹲在煤炉前守着一口小铁锅,把粗盐粒慢慢熬成滚烫的盐水。她取出两条干净毛巾,浸湿拧得半干,轻轻敷在我胀痛的胸口。凉了便立刻换上另一条,如此反复。那双布满青筋与老茧的手,一遍遍用热毛巾为我缓解疼痛。那一刻,我咬唇忍泪,只觉得暖意从皮肤渗进心底——这份恩情,怎能忘记?

奶奶待我的好,藏在一针一线里,藏在一粥一饭中;而她骨子里的坚韧与明理,更让我敬佩。她是公公的养母,于我,却胜似亲奶奶。这一生她过得

不易,裹着小脚,无怨无悔地撑起这个家。虽不识字,却由衷敬重文字,不仅能背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,还常说“书就是福,要珍惜”。孩子小时候总举着书上的插图问她:“老奶奶,你认得这人吗?”她就笑着摇头,认真极了。

夏夜纳凉时,院中石榴树影摇曳,她坐在凉席上摇着蒲扇,一字一句读给我们听。晚风拂过她温和的嗓音,伴着阵阵蝉鸣,成了孩子童年里最安宁的背景音。她总把家收拾得窗明几净,哪怕一张带字的纸片,也会细心抚平收好。“人不能做亏心事”“不争理,不生气”“自己做的事,敢亮出来给人

看”——这些话,她念叨了一辈子,也刻进了我生命里。

奶奶已走了十六年,却从未真正离开。每年清明、中元、寒衣、冬至,我和爱人都去看她,带着惦念,说说家常。

去年腊月二十六,年味渐浓,我去孔庄看望舅爷爷——奶奶的三弟。见到他眉眼间那与奶奶相似的慈祥神情,瞬间击中我心里最柔软处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,最终化作潸然泪下。

窗外寒风仍紧。我打开衣柜,指尖抚过棉裤上那粗糙而细密的针脚。恍惚间,仿佛又听见奶奶那句熟悉的叮咛:“穿上就不冷了。”

是啊,她的爱从未褪色。岁岁年年,温暖着我的冬天。

心香一瓣
 inxiangyiban

人生的六亩田

□刘玉莲

晨光漫过窗棂,你醒来,身躯仿佛一片待耕的沃土——这是你的第一亩田:身体。生命的泉水在此蓄积,往后所有的播种与收获,都从这片土地开始。

接着是第二亩田:干净的三观。清渠活水,长流不腐,方能映照天空的本真。看人看事,水清见底,不蔓不枝。

紧邻着的是第三亩田:稳定的情绪。田埂要牢固,水多时有度,天旱时能润。风雨来时不决堤,晴日照耀不干涸,始终温厚和煦。

生活总会落下稗草,于是需要第四亩田:翻篇的能力。一季收成之后,懂得让土地晒晒太阳,把旧茬翻作新泥。不背负过往,土地才能自在呼吸。

而后耕种第五亩田:养

活自己的本事。这是最实在的一亩——手中有镰,心中有仓。春种秋收,自成一派天地。

最后,留出第六亩田:对明天的期待。不种五谷,只栽几丛野花,或种一棵深秋才红的枫树。有它在,每个平凡日子都能望见温柔的远方。

当你把六亩田都料理得清明有序,便会遇见田埂相连的人。他们如春风经过你的土地,让庄稼长得更加欢畅。好的缘分,从来是田亩相望,根系相扶。

心田如何,世界便如何。你的土地散发怎样的气息,就会迎来怎样的风雨和鸟鸣。想要丰饶,先成为丰饶的源头。

好好照料你的田地。播下干净的种子,拔除怨恨的杂

草,让善意如野花自然生长。人生犹如四季耕作,心念就是那把锄头——不悔昨日,不空想明天,只管眼前这一耕一耘。当你俯身倾听泥土,整个春天都会来助你生长。

世上最好的守望者,从来不是别人。正是那个在你心田里早出晚归的农人,与你同担风雨,共见晨昏。

累了,就在老槐树下歇歇脚。看云从自家田垄悠悠飘过,枕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睡去。只要心田还留着开花的角落,梦里便都是蜂蜜般的甜香。而当你醒来,揉眼起身,会发现:诗不在远方。它在刚浇过水的秧苗尖上,在磨亮的锄头木柄里,在你抬头擦汗时看见的那片湛蓝里。

它,就在这六亩田的寸寸光阴中,静静生长。

展痕处处
 ihenchuchu

雪地上的童年

□鲁北

小的时候,冬天下雪是常有的事。说不准哪一天,风东一阵,西一阵地刮着,刮着刮着,就卷着雪花噼里啪啦地来了。而且下得没完没了,用不了一时半响,雪花便一层压着一层,似乎要把整个村庄都覆盖起来。

雪一停,我和弟弟就拿上笤帚跑出屋子,先在天井里扫雪,然后沿着门前的小道,一直向东扫到爷爷的院子,把整个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这些年,雪下得不如我小时候频繁了,也不如那时下得大。一个冬天,似乎下不了几场像样的雪。即便下雪,也多是零星星星,雪落无声。

夜里,一场雪悄然而至,覆盖了整片大地。清晨,窗户上泛着无数道刺眼的亮光。站在窗前望去,白茫茫一片。这场雪不小,让我恍然想起了童年那不经意间便给予世界惊喜的大雪。

八岁的外孙女一诺在楼上待了一天,没有出门,只是不时站在窗前看雪。第二天,我带她去凤凰广场——那里新建了一个滑雪场。广场就在我们小区北边,过一条马路就到。

路上的积雪很厚,路边堆积

的更有小半米深。环卫工人在人行道上扫出了狭窄干净的小道,行人来来往往,都尽力避开积雪。

我一手留心着自己脚下,一手牵着一诺,小心翼翼地走在道上,生怕滑倒,脚步踩得扎实又艰难。她却走着走着,故意去踩路边厚厚的积雪,还不时回头仰脸看我,怕我制止。我没有说话。她便愈发大胆,挣脱我的手,一步踏进路边的雪里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。走出十几米,她弯下腰,捧起一捧雪撒向天空,接着又捧起一捧,咯咯地笑起来。那份纯粹的惬意,映在她红扑扑的脸蛋上。

我停下来,站在那儿,看着她像一朵雪花,在雪地上自由绽放。

谁的小时候不是这样呢?我想起自己,也曾在母亲的埋怨声里,在雪地里打滚,去水洼里蹿水,把自己弄成一只浑身是泥的“小猴”。

正出神,一诺已经跑出去很远。银铃般的笑声在我耳畔回荡。她站在远处,一边招手一边喊:“姥爷,快过来!快过来啊!”

我追了上去。但我追不上,那早已远去的童年。

四季恋歌
 ijiliange

腊月初一的雪

□刘波

腊月初一,原本不算安静,因为雪的悄然而至,又添了几分喧嚣与情趣。

起初,雪是零星的,试探般轻吻大地。渐渐地,它们汇聚成群,漫天飞舞,如同大自然盛大舞会中,身着白纱的舞者,旋转、跳跃,纷纷扬扬,为人间铺上一层柔软的绒毯。

我迎着腊月的微寒,走进初一的雪中。雪花温柔地落在肩头,丝丝凉意沁入肌肤,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深情。

眼前的雪景,宛若一幅天然水墨画卷。山川、树木、

屋舍都被勾勒出洁净的轮廓,朦胧而静谧。每一处笔触,都蕴藏着岁月的安然。

孩子们在雪中嬉笑追逐,他们通红的脸颊,比冬日的暖阳还要灿烂。雪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,伴随着清脆的笑声,打破了季节的沉寂。那欢快的身影,是雪地里最灵动的音符,奏响了纯真的乐章。

眺望远处,炊烟袅袅升起,渐渐融入漫天的洁白里。那是家的方向,是温暖的召唤。屋内炉火正旺,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,与

窗外的雪景彼此映衬,交融出人间烟火与自然诗意的和谐。

腊月初一的雪,是冬日的馈赠,是岁月的诗篇。它洗净尘嚣,让世界归于纯净,也让我的心灵在一片皓白中寻得安宁。

在这洁白的世界里,我愿静静沉醉,享受这份宁静与美好,任思绪随着雪花轻轻飘荡。新的希望与憧憬,仿佛也在这银装素裹的季节里,悄然酝酿。

雪落之时,年味,渐渐氤氲开来……

